众志成绳

老 藤

众志成城这个词很常见，意思是只要众人同心就会像城墙一样牢固。从字面意思分析，这个成语的含义更倾向于坚守并抵御困难。在甘南临潭，通过一项成千上万百姓参与的民俗活动，我发现众志不仅成城，而且还能成绳。

拔河现在是一项体育运动。中小学运动会，最后的拔河往往把比赛气氛推向高潮。记得小学五年级学校开运动会，我们的班主任，一位温文尔雅的女教师，指挥拔河挥旗喊号子竟然喊哑了嗓子。作为正规的竞技拔河比赛，两队只能各上场8名运动员，非正规的群众运动会，各上场最多也就16人。但是，在甘南临潭，却有着万人上阵的拔河运动，而且这项运动还有一个轻松诙谐的名字——扯绳。

到临潭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扯绳。乍听扯绳还以为与翻花绳有关，让我想起老北京关于翻花绳的儿歌：一根绳儿，两个人儿，四只手、八条横儿……将一根软软的绳子变化出无穷的图形。翻花绳仅一个人翻不成，两人相互配合很重要，心灵手巧的擎绳者会暗示引导对方，自然就翻得开心；若是遇上“马大哈”，三两下就翻成死结，游戏便玩不下去了。最近，终于有机会踏上了临潭冶力关大地，这里优美的山川景色，质朴的民风和脱贫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但盘点此行，感到收获最大的还是扯绳。一根又粗又长的绳子，像施了魔法一样缠绕着我，让我浮想联翩。

临潭扯绳起源于600多年前的明洪武年间，原本是戍边将士一种锻炼体魄的“牵钩”运动，后来演变为民间一种祈福、娱乐的群众性活动。扯绳所用的绳子可不是小打小闹的麻绳，那是长逾千米、重达10吨、里面编有钢丝的特殊绳子。此绳分龙首、蛇身、燕尾三段，龙首段最粗，需扯绳者抱着发力。蛇身段如同巨蟒，直径有七八厘米，由骨干队员抓握。分叉后的燕尾段也有四五厘米粗细，可供数不尽的群众上手用力。我听后吓了一跳，这哪里是绳儿？分明就是钢缆，一般景区的索道钢丝绳直径也就三四厘米，临潭的绳堪称绳中之最了。



依民俗，扯绳只能在元宵节期间举办，我这会儿来访无缘现场参与，好在有完整的活动视频可以回放。这是一项名副其实的全民运动，数万人分成两队，那根原本够粗的钢丝绳在人头攒动、鼓号震天的人流中竟显得发丝一样纤细。整条大街成了一条激流澎湃的河，双方你来我往，相持不下，颇有大河浩荡回旋之势，令人血脉偾张。

临潭扯绳是真正意义上的拔河。既然叫拔河，参与者众方能成浩荡河流之势，才有潮汐般的壮阔。大街上摩肩接踵的人流一会儿顺流而下，一会儿又逆流而上，号子声、鼓乐声、呐喊声让整条街沸腾起来。一般来说，扯绳不会顷刻间决出输赢，一边倒的现象很难出现，那根象征着好运气、好年景的绳子总要来来回回拉锯几次。原本势头强劲要胜出的一方，也许不小心会功亏一篑；而看上去节节败退的一方，说不准触底反弹，在坚持中扭转乾坤。扯绳的魅力在于开赛前谁也无法预料结果，组织得好，步调一致，合力就足，夺胜的概率也就大。反之，如果协调上出了问题，哪怕队伍中大力士再多也不一定取胜。两队拼的是士气，比的是力气，最终夺胜靠的是众志成绳的组织与协调。

600多年前的屯垦将士为什么会选择扯绳这项运动？当地可选的游戏、运动方式有许多，比如会操、赛马、浪山等等，但他们唯独看好了扯绳。我想，也许在屯垦官兵心里，没有哪项运动能与扯绳相比，一根绳子能把你我他连在一起，让人心往一块想、劲往一处使。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，绳子还象征着传承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有“上古结绳而治”，人类从结绳记事开始进入文明社会。有一种说法，上古时期古人将一根根打结的绳子挂在墙上用来记事，大事打大结，小事打小结，这便是伏羲八卦的来历，也是八卦之所以叫卦（挂）的原因。绳子寓意福荫绵延自古有之。古书云“宜尔子孙，绳绳兮”，其子孙连绵不断的寓意恐怕也其来有自。当年屯垦官兵没想到的是，他们选择的扯绳在延续了600多年后仍然受到世人喜爱，成了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应该感谢临潭万人扯绳活动的组织者。举办如此浩大的群众性活动，组织、交通、安全等方面的压力可想而知，但他们还是坚持举办。据说，之所以这样做，一方面这根绳子连着古人与今人，不能被斩断，要让扯绳原汁原味传承下去；另一方面是群众太喜欢了，民有所需，哪怕压力再大也值得做。

从临潭回来，我将万人扯绳说给许多人听，每一个听到的人都感到惊讶，都想切身感受一下这项运动带来的冲击和震撼。我也觉得要想体验拔河运动真正的燃点和高潮，感受众志成绳的激情，最好去一趟临潭，临潭的万人扯绳堪称拔河运动的天花板。

路的旁边还有路

申国华

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南宋诗人陆游的这两句诗，许多人耳熟能详。这首创作于宋孝宗乾道三年（1167年）初春的《游山西村》，是陆游人生低谷期写下的经典作品之一。

当时，北伐失利，主和派借机发难，被罢官的陆游心情复杂，苦闷的情绪萦绕心头。即使如此，他没有消沉，面对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的绝境，依然看到了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风景。从陆游的豁达与智慧中，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——路的旁边还有路。

陆游的际遇并非个例，谁都可能在某个人生的关口陷入“山重水复”，或者无路可走，或者左右为难。高考失利了，心仪的学校够不着，退而求其次又不甘心；有意在商海一试身手，却因经营不善血本无归，想转行又不知从何起步……诸如此类，搁在谁身上都不好受，都可能会一筹莫展。

此时，怎么办？只有把情绪从低落中拉拽出来。破局不妨先从自己开始，调整心态，分析形势，寻找问题的枢纽，破除思路的局限。有时候跳出问题，更能看清事物本身。此路不通，不等于前路断绝，更不等于要舍弃原来的志向——需要重估的往往不是志向，而是抵达志向的方式。

当然，所谓“柳暗花明”，从来不是等出来的，而是走出来的。困住人的，往往不是路到尽头，而是把眼前这一条当成唯一的路，因而垂头丧气、茫然无措。因此，“路的旁边还有路”，说的不是见难就退，而是不被思维定式捆住，敢于在困境中想办法、开新局。当今社会分工日细、职业路径日多，实现人生目标的方式也更加多样，当进退两难之时，不妨转换视角，向相邻或更适配的领域试着迈进一步。如此，路往往越走越宽，步子也越走越稳。

说到底，路的旁边还有路，前提是人肯往前走；只要不把一时的困局当成终点，脚下的路就总还能延伸出去。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著名物理化学家张存浩一生三次改行，从研制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帮助国家纾解燃油紧张的困难，到研制火箭推进剂助力我国航天事业突破关键技术，再到开创我国高能化学激光研究领域，他在每个新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，成为科技报国的典范。动画导演、编剧饺子，原为医学专业学生，后转行动画领域，凭借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和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等作品取得非凡业绩。人生的路多种多样，路的旁边还有路，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。

鲁迅先生说：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；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不同的人，往往有不同的人生之路。古人云，“天无绝人之路”。遭遇两难困境时，静下心来调整角度，换位思考，往往会发现，路还在脚下。理智审视，打破惯性思维，乐于学习，善于拼搏，让理性代替感性，也许就会发现，这个世界关上了一扇门，同时又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。

金台随感

美井湖

阎 晋

北山之北，城曰“永寿”
一双美目深邃似井
一坡翠微轻淡如虹

我曾受困于干涸的父母之邦啊
如今，大水充盈

晚风
吹动马鞭草，美人蕉
吹动热烈的麦浪、烟火和人群
吹开了一座小城的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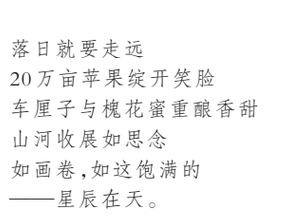
淡紫色，淡紫色的云
和欲飞的花裙
在故乡青绿的大地上飘荡
我甚至舍不得你的每一次摇曳
都磨损了你的美丽

落日就要走远
20万亩苹果绽开笑脸
车厘子与槐花蜜重酿香甜
山河收展如思念
如画卷，如这饱满的
——星辰在天。
人与水重回静谧
万千清凉，清凉万千

多少年，多少年了
我曾置身其间
那头顶玉米璎珞的少年
人世间，唯有归乡使人疼痛

一过阳峪岭
我便紧抱双臂低下头来
怕从沟道涌来的轻风一阵阵叫出
或，叫不出我的乳名
疲惫的人又一次回到北山
与水对坐，相谈甚欢

永寿有湖，名曰“美井”
地分南北，湖分西东
站于高岗四望
哦，那是一双看向幸福的眼睛

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，非AI（人工智能）创作或编辑。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程 红



◀油画《雪乡晨曦》，作者郑光旭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我要减肥

鄢 冬

多年的行走中，我的美食雷达颇为灵敏。无论出差去哪个城市，都无法用理性控制我的食欲。比如，我可以为了一碗头汤牛肉面起早，也可以为了“必吃榜”小店排队。别人指路都是清晰的“东南西北”，我直至今日虽然不辨南北，却清楚记得哪条路的地标美食。因此，“某某饭店”“某某酒楼”“某某美食街”就成为我理解城市的坐标系。当然，“行走”毕竟不是常态。为了保持我对美食的始终“在场”，我在家里也必须插手厨房。在翻滚大勺时，我脑中浮现的其实是一片美食的海洋，曾经唇舌搅动的滋味最终要被我的手创造出来。它们不必出自五星大厨，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但是，面对着血脂指标飘红的化验单，医生劝我：你要控制这个“有趣的自己”了。

谈何容易。

减肥有两个阶段，一曰减重，二曰减脂。减重期，忍饥挨饿就可以做到。哪怕大数据会在夜半时分给我推送吃播视频，闻着视频里那些跳跃、狂欢着的香气，我也不能为之所动。除此之外，多运动，也是彼时的信条。除却出差或生病，我几乎每天都会户外慢跑。有时，顶着太阳跑。有时，淋着细雨或戴着雪花跑。更多的时候，选择在晚上8点左右的校园操场，学生们在操场弹琴，我在跑道上用脚步和着。当然，也有很多时候，最初的那些信心逐渐被饥饿感攻陷。

但是，减重的红利期，仿佛也在这个阶段。某一天我突然发现，衣服的尺码大了。转而慢慢觉得，虽然吃得不香，但呼吸更舒畅了，浑身更轻松了，睡得也更香了，且梦里啥都有。

后来，大数据也放弃了对我的诱惑，进而推送更多的减肥科普知识。在减重近20斤后，我告诉自己：减重差不多了，我该减脂了。

减脂更难。减重可以纯靠意志力，减脂还要讲策略。既要吃少、吃对，还要好好吃。简单说来，减重是和自己开战，减脂则是重新爱上自己。

比如，如果不是因为减脂，我无法想象爱上没什么滋味的钢切燕麦。但吃了两天钢切燕麦后，第一口鸡蛋黄的味感如此细腻、绵长。我感受到了钢切燕麦的良苦用心：幸福的源泉就来自参差不齐的对比啊！那么，相对于饿肚子，钢切燕麦简直又能给我口腹的基本满足，且它那么有嚼劲，还自带一股奶香味！还有，之前看不上的鸡胸肉，简直可以被做成鲜嫩多汁的顶级料理：不必放油，腌制后改花刀，在缝隙处随意撒一些花椒和孜然粒，扔进烤箱，灼热的目光中待它成熟。10分钟之后，无论是葱花还是香菜，都会成为它的挚友。更不用说瘦牛肉和大虾了，它们甚至成为减脂餐中的顶配。

这几年，我总是和朋友们津津乐道自己如何变瘦了。说来轻松，但细数起来，从“放纵”到“克制”的路仍显曲折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由衷喜爱清淡本味的饭菜。同时，当我在寒来暑往中慢跑了3年以后，那个胖胖的自己就被我慢慢甩在身后了。加速，让我觉得前方充满诱惑。大汗淋漓，更有种浴火重生的快意。“另一个我”，好像总是在我身旁，有时还会突然拍一下我的肩膀：“干得不错，伙计。”

荒山坡上鱼儿游

张 亮

一尾鲈鱼从蓝色的桶中蹦出，复落入水中，溅了我一脸水。

最早听说新庄村村民在曾经沉寂的荒坡上养鱼，我还以为自己掉进了一个虚构的故事里。直到看见46只蓝色养殖圆桶整齐排布在山坪塘一侧，桶内鱼儿翻飞，溅起水花，我才相信眼前山中的另一种丰收是真的。

管护员老简正俯身撒料，增氧泵持续吐出细密的水泡，水花一圈圈漾开。鱼群追着饵料聚拢翻腾，银鳞闪烁，活蹦乱跳。

老简说，山坡上养鱼，别说你，村里人原先也不敢想。村干部外出学习，看过别处的陆基养殖，才生出一个大胆念头：依托原有的攀钢还水工程管道系统，借地下龙潭玉泉活水，在荒坡上建起圆桶养殖基地。动工之前，要搭建遮阳棚、布设增氧和排污管线，每一处细节都经过村里的反复测算。

我问，为啥不直接在山底搞圆桶养殖？还能节约抽水成本。

老简说：“村干部跟我们讲，这叫生态循环种养，对，就是生态循环。山泉水还有攀钢助农那根管子引上来的水养鱼，养鱼的水排出来，一层层滤干净，顺到沟里流下山，浇果子、浇蔬菜。水不浪费，肥也用上了。”

老简又说：“鱼苗投进去，绕着桶来回窜，争着吃食，慢慢长大，一天一个样，多惹人爱。”

看着老简一脸褶子堆成了花，不禁想到他五年前的模样。那时候，他跟风在荒山坡上种凯特芒果。低海拔的芒果树上就算果实挂满枝头，这些年也卖不上价。村里人打趣说：“果子结得欢，价钱抬不起，白忙一场哦！”现在好了，老简在家门口的养鱼基地当上了管护员，属于技术工，比卖芒果挣得多。

可这活路也操心得很，想踏踏实实睡一觉都难。天还没亮，打个手电筒就要去源头巡查，生怕哪里漏水、出状况。水质变化快，一不对劲就得拎药桶。天天围着鱼池圆桶转，转得胳膊酸得抬都抬不起。

以前种芒果，老简怕细菌性黑斑病，怕雨水不济，怕十里八乡芒果丰收后市场饱和。现在管护鱼，怕鱼得烂身病，怕鱼的粪便积多了氨氮超标，怕骤变的气温，怕机器突发故障，不能有一分一毫的疏忽。

正说着闲话，又来了开着皮卡车到基地挑选活鱼的客户。几个工作人员系着皮围裙，足蹬雨靴，合力下网。沉甸甸的牛筋桶被抬上车，鲈鱼在牛筋桶里不停扑腾。

我买的几尾鲈鱼，在注氧的塑料袋里频频甩尾，力道十足。车开下山，回头再望山坡上的养鱼基地，早落入绚烂的霞光里。

一张发脆的汇款单

杨光明

收拾书房那天，我从书柜底层翻出那本《社会学》。书脊裂了，纸页泛黄，厚得像块砖头。一抖，里面掉出一张纸——1987年的稿费汇款单，8块钱。

我蹲下去捡，蹲得急，眼前黑了一下。扶着桌沿站起来，手里捏着那张纸，薄得几乎透光，字迹淡了，边角发脆，像秋天落下来的一片叶子。

那年秋天，我在华山报社领到一张特约记者证。硬纸片，边角磨得发毛，揣在兜里硌得慌。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，是在一张四开小报的角落里，豆腐块大小，标题5个字，正文不到300字。我拿着那张报纸看了很久，油墨味冲鼻子，可我觉得好闻。

稿费单跟着来了，8块钱。那时候8块钱能买5斤多猪肉，可我舍不得花，把汇款单夹进了那本《社会学》。那本书是教材。老师在讲台上念马斯洛，我们在底下打瞌睡。多年以后，书里的东西全还给了老师，只有这张纸还夹在书页间。

后来写写停停。渭南日报副刊上过几回，陕西日报、陕西工人报也上过，都是几百字的小文章。工作忙，家里事多，笔就搁下了。这一搁，搁到了退休。

退休头一年，把书房收拾出来，就是开头那一幕。忽然想，这辈子剩下的时间，还得干点自己真想干的事。于是又把笔捡起来。三五百字的小文章，工工整整誊在稿纸上寄出去。多数时候没有回音，像往井里扔石子，连响都听不见。有一回半夜写稿，趴在桌上睡着了。老伴儿起来上厕所，推门看见我趴在桌上，稿纸糊了一脸，笑得直不起腰。后来这个事她逢人就说，说了好几年。

我没跟她争。第二天接着写。

去年，市里要写一篇关于红军强渡嘉陵江90周年的征文。我翻了不少材料，也采访了几位老人。其中一位80多岁的老汉跟我说，他父亲当年给红军撑过船，就在嘉陵江边上，一条木船，来回渡了好多趟。他父亲不识字，只记得船上的人一个接一个跳下来，脚踩在冰碴子上，咯吱咯吱响。老汉说到这儿，忽然不说了，低头搓手。我等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我爹后来常念叨，那些人年轻得很。”

我回去查资料、读史料，又走访了守陵人，看到了这位老父亲的墓碑。写了3000字，改了4遍，最后压到1500字。寄出去的时候没抱多大希望。

今年10月10日那天，我打开信箱，里面掉出一份人民日报。第八版大地副刊，我的名字印在上面，标题叫《渡船》。我站在楼道里看了半天。

进屋给老伴儿看。她戴上老花镜，看了好一阵，说：“字印得还挺大。”摘下眼镜，去做饭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又看了一遍。文章里写到那位老汉的父亲，写到木船，写到船上跳下来的人。我忽然想，1987年那张8块钱的汇款单和今天这张报纸，中间隔着的那些年，其实我只干了一件事——把听到的、看见的、心里搁不下的，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

报纸我保存了。汇款单我复印了一份，复印件又夹回了那本《社会学》里。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0.6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